

怀君属秋夜，散步咏凉天。
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。
——韦应物《秋夜寄丘员外》

中唐诗人中，韦应物的五言绝句，一向为诗论家所推崇。明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说：“中唐五言绝，苏州最古，可继王、孟。”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到唐诗五绝，势必会引用沈德潜的《说诗碎语》：“五言绝句，右丞之自然、太白之高妙、苏州之古淡，并入化境。”——看来韦苏州的“古淡”，历代诗论家的评价很一致。古淡这个词，字面上看起来就直白，也舒服，但解释起来又有些玄乎。在我这里也还是依字面而解，即古朴淡雅。韦应物这首五绝，落笔从容，言简意长。不求语言之华丽，却有结构之跌宕，让人读来韵味隽永。这古淡，让我想起倪云林的山水、八大山人的墨荷。

按王国维的划分，这首诗乃是“有我之境”。静夜听见几声落下的松子，便思念起远方的幽人，即是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丘员外即丘丹，苏州嘉兴（今浙江嘉兴市南）人。初为诸暨令，后为尚书户部员外郎。贞元初，归隐临平山。丘丹也是中唐诗人，与韦应物是好友，二人时有唱和。如《奉酬韦苏州使君》：

露滴梧叶鸣，秋风桂花发。
中有学仙侣，吹箫弄山月。

几年前我在京城寓所曾经画过一幅《霜林醉》，画上题句虽用了李白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，但取意却是韦应物的那首《淮上喜会梁州故人》——

江汉曾为客，相逢每醉还。
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。
欢笑情如旧，萧疏鬓已斑。
何因不归去，淮上有秋山。

显然，这画中的人不是李白，也非韦应物，只是一个失意落魄且又满心欢喜的古时醉汉。身份不明或者没有身份。人这一生，何为得意？又何为失意？有时候界限是模糊的。一时的得意也许会换来终生

八月里冒雨去了鲍冲湖，只为看荷花。年年夏天，总要珍重地看一回，仿佛非得如此，夏天才算没有白过。宋代女词人幼卿写：自是荷花开较晚，辜负东风。所幸荷花没有辜负过夏天。在吾乡，只要有湖泊，总会看见荷花荷叶的清影倒映水中，平添几分诗意。而鲍冲湖荷花尤甚，独得龙山灵秀自成一景——十里青山远，满湖荷花香。

因为雨，荷塘边四寂无人，不似往常，时有撑红伞着汉服的女子，嬉笑着与荷争艳。相比那种人头攒动的热闹，我更喜此刻的宁静，微风细细，远处烟雨茫茫，一湖荷花默然绽放，袅袅亭亭，仿佛只为我而开。人和物也须懂得吧，我来看荷，焉知荷不在看我？我只觉得，那临水照妆的荷花在风里颌首致意，比晴日里更添了几分妩媚。

漫步荷塘栈道，不必误入藕花深处，就能闻到荷花荷叶的清香。荷香清简，浩浩荡荡却并不冲人，人在花间穿梭，不知不觉间衣袖尽染。呆久了，那香气似乎淡了下来，悠然远去，但一阵风吹来，荷叶依次翻滚，一缕清香又沿着旧路寻上来了。像词里说的“燕过也，却是旧时相识”。前人总结，但凡香

空山一声松子落

潘军



空山松子落

潘军作

的失意，现实中的艰难遭际，也可能赢得历史上的辉煌。我作这画，是因了那句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”，这种久别重逢的喜悦，是人生一大快意，与失意得意无关。韦应物这首五律，后两句，亦即末联，也作“何因北归去，淮上对秋山”，究竟哪是讹传，至今没有结论。但二者的意思大不一样，一是留，一是离。但无论怎么理解，都还是说着一次“喜会”，当然也是悲欣交集。于是不禁想起了1961年，吴宓南下广州探望病中的陈寅恪，那是这两位清华故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面。离别之际，陈寅恪似有预感，遂赋诗纪念——

问疾宁辞蜀道难，

相逢握手泪洑澜；
暮年一晤非容易，
应作生离死别看。

自我回到故乡，便有机会与往昔的小学、中学的同学相见，有的同学已经是长达四十多年未见，真可谓“欢笑情如旧，萧疏鬓已斑”。但同时又因此与一些朋友疏离了——以前驻京，除京城所在的朋友彼此走动外，还时常会有外地的朋友到访，相见也是十分惬意。如今突然间失去这些，难免会有所失落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我因一部戏的筹备，去大连看景。一个晚上，在濒海的一座酒吧和当地的同行闲聊，不知怎的就谈起了一位朋友，或许因为他是生于这块土地的缘故吧？

鲍冲湖看荷

丁徐荣

气浓郁的花，花姿过于平常，颜色也淡雅，如梔子、茉莉，花朵艳丽的，香气又略显不足，如海棠、牡丹。真让人含恨。然而荷花兼具婀娜的美貌和清幽的香气，花既可供人观赏，果实又可食用，水陆草木之花中一枝独秀，堪比花界劳模。

坐对一湖荷花，不须抒发豪情，只宜默然远望，把那些烦心的琐事洗净，载沉载浮间，换得浮生半日闲。雨点打在荷叶上，仿佛琴声琳琅，又像是谁擎着巨手书写诗行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一段贾府众人游湖的描写。宝玉说要拔掉那些破荷叶时，林黛玉道：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他一句：‘留得残荷听雨声。’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眼前虽不是枯荷，但雨打荷花，满湖的红裳翠盖摇曳着风情，别具一种相得益彰的美。

放眼望去，含苞待放的荷，如

美人半遮面，含羞带怯；正当盛开的，如广寒宫的仙子，翩翩欲飞；花瓣落尽的，也不必叹息，早有莲蓬笑弯了腰，倚在深碧的荷叶丛中，面目清朗。阔大圆润的荷叶上，不时滚动着几滴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像孩童玩的玻璃球。一株小荷才露尖角，悄悄躲在荷叶下，小姑娘似的涨红了脸，颜色从底部由浅到深，红得很有层次，绯红、霞红、桃红……每一种红都自然过渡，却找不到清晰的边界。最美是白荷，幽凉，清雅，花尖一点嫣红，完美诠释了徐志摩那句：最是那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

《儒林外史》里写王冕善画荷，并以此聊生。他初学画荷时并不像，便日日坐在湖边观荷。书上道：“三个月后那荷花精神、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

他的年纪稍长于我，我们也曾是同行。不过，我说他是我的朋友，其实我们之间连一面之缘也没有，我只见过他的照片，平常朴素的面貌，带着稚气的微笑，让你觉得仁义慈爱。他必定不知道我的，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他很牵挂。对这种关系，大家也并不觉得奇怪。我想，他也应该是他们的朋友。所谓千里神交，有如面对，虽素昧生平，却是咫尺天涯。

由大连回来半个月后，那天我在江南的池州，正与几位友人喝茶，忽然就从手机里看到了他离世的噩耗，不禁悲由心出！那一晚，手机里都在说着他的离去。我难过的是，竟不知上何处给他献上一束鲜花！可又一想，也为朋友感到骄傲。有的人生前轰轰烈烈，一旦归西，也就被人遗忘，忘得干干净净。这不是自然的法则，而是历史的法则。

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，两年后，一些清华的师生捐款为其立碑，以寄托哀思，请陈寅恪先生撰写碑铭，于是便诞生了著名的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——

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、一姓之兴亡。呜呼！树兹石于讲舍，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，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十五年前，在我第一次拜读陆建东所著《陈寅恪最后二十年》之后，我作了一幅陈寅恪先生像，并节录了这篇碑文，题于画上。

今夜，我只想听得空山一声松子落……

里长的，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，人皆争买。”他画的荷，供他吃穿，保他冷暖，自有一种入世妥贴的温情。

荷花美在内敛，不事张扬，活泼泼、静悄悄地开在乡野。也有爱荷之人养在水缸里，但花开之时独自向隅，未免寂寞了些。宋人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赞荷花到极致，我独不喜“出淤泥而不染”一句。没有淤泥的滋养，何来荷花之清丽？还是《诗经》里写的婉转：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。吟唱之人爱慕着女子，愿似荷花与蒲草同根同气，看日居月诸，时岁枯荣，是醉里相媚好的知此知彼。

雨停了。田埂上遇到一队肥美的白鹅，雄纠纠气昂昂列队而行，颇有气势。它们欢叫着，摇晃着，这一刻它们更像是这片湖的主人。更远处是村庄，有人家临水而居，长天浩日看山看水，算是优雅生活吧，但那只是我的愿景。农人们也许并不作如是想。一路行来，田间地头时有农人冒雨劳作，绿的白菜，紫的扁豆，架上爬了黄色的丝瓜花。他们不看荷花，荷花只在一旁安静着，天长地久地陪伴。